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四十八

臣道

善行

鎮靜

漢曹參。高帝時爲齊相國。惠帝召參入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吾是以先之。

王商成帝時為左將軍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羣走相蹂躪（呂振切）老弱號呼長安中擾亂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

吳漢光武時為大司馬率將軍耿弇王常等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
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
王霸封富波侯光武使霸將兵討周建於垂
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建衆既敗
霸亦歸營茂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
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
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
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僥
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

兵也。茂果不得戰引還遁去。餘衆以城降

張奐。桓帝時為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使之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三國。蜀費禕事後主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所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

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試君爾。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魏張遼為盪寇將軍。時荆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田豫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吳人來寇。豫往拒之。賊既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晉謝安為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崩。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

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及符堅入寇。衆號百萬。次于淝水。謝玄入問計。安無懼色。方與玄遊涉。至夜乃還。指受将帥。各當其任。後玄破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畢。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書何言。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其鎮静如此

唐李石。文宗時同平章事。中人自邉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安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襪而騎。宰相鄭覃将出。石曰。事未可知。

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閭里羣無賴望
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
立望仙門。中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
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五代。唐李嗣昭守潞州。嘗享諸將。登城張樂。爲
梁軍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
飲如故。以安士心

宋。李及爲樞密直學士。曹瑋在秦州久。累章求
代。眞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及。帝即以知

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億見旦曰。初用及。外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如此。信公知人也。旦笑曰。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盗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

也瑋知秦州羌人讋服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旦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張方平移鎮西蜀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来寇蜀蜀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以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於道詔趣方平行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里智高安能寇我哉此必妄也

臣當以静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人心稍安已而得邛部川之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蜀人乃安

張知白仁宗時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聲言欲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日積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日不然

契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覷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若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未處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呂夷簡在相位。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中使數輩促。同列亦趲夷簡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帝。帝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

一旦闌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處人心驚動耳。帝以爲得輔臣之體

王曾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河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文彥博爲相。時仁宗感風眩之疾。彥博等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

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當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帝疾愈沆譖彥博於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

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琬陰結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宮聚處於大慶殿廷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聽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爭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

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

胡宿天資謹靜爲樞密副使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吳育知蔡州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召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特鄉民依浮圖法相聚爾可走一介召之則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奈何中使以為然頃之召十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而告者遂伏辜

王素太尉旦季子也英宗治平中知渭州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且入城諸將曰使姦人

亦從而入將必為内應合拒勿内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揺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来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

蘇頌英宗時為度支判官送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捄頌不為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捄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帝問頌所以處之稱善

良久益知須可用

韓琦在相位時英宗即位已數日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惱官家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眞不可及

曾公亮神宗朝拜司空兼侍中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儆備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遊公亮心不為動曰此妄語也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城中帖然

蘇軾知密州時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以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

入其家爭鬭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輒。輒挍其書不視。且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趙鼎。再相踰月。未見所施。朝士責之。鼎曰。今日之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昔張浚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恩信

漢倪寬武帝時由廷尉文學卒史累遷左內史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積官至御史大夫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郡中翕然。恩信周徧二十四縣。吏民不忍欺紿

陳衆初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戾。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

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
服衆之名德即降服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掾送徒詣河內時
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
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
聞光武得奏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
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
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

伏湛尚信義拜大司徒時賊徐異卿等萬餘

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顧降司徒伏公

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

日歸降

鄧訓章帝元和三年拜張掖太守。時護降校

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

怨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

尉諸羌激忿。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

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皆

勇健富强。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

端漢亦時收其用。又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不宜禁護。訓曰。不然。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皆恩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納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

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三國蜀諸葛亮為丞相率師出祁山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劒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險要者十二更下者八萬參

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戰往者憤踴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隋王伽高祖時爲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

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汝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措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唐呂元膺德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

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因果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柳公綽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將軍李暢以馬萬足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以禮。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

勞問待以脩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安馳獵至則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令屯塞上以禦匈奴沙陁感恩悉力

保障

宋范仲淹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

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

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及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冐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

者公乃不我疑耶。遂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國朝胡大海僉樞密院。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州。大海率兵救之。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彼若再來。吾有以待之。且吾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五倫書卷之四十八

五倫書卷之四十九

臣道

善行

正學

列國魯孔子定公時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齊人鼓譟而起孔子謂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遽止之顧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乃歸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繼而為司寇攝行相事數化大行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行歷聘諸侯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萬世帝

王法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齊宣王問以齊桓晉文之事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以則王乎適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當是時秦用商君楚魏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征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七篇韓愈曰自孔子沒獨孟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
子始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
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首推春秋之義以
明王道之要有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
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道
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且請興太學
設庠序以教化為務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其後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表章六經。設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蔡邕。靈帝建寧中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三國。蜀。諸葛亮。受先主遺詔輔後主。再出師伐魏。首表勸後主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親賢臣遠小人。復表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請鞠躬盡力以討賊。後儒比之伊訓說命云

唐。韓愈通六經百家學。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憲宗時為刑部侍郎。嘗上佛骨表。其畧曰。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

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又作原道篇推明聖人之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說者謂其文與孟軻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宋周敦頤。博學力行。仕至虞部郎中。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明。異端邪說競起。幾至大壞。千

有餘歲至宋中葉而後敦頤出焉得聖賢不傳之學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言有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

程顥與弟頤聞周敦頤論道遂厭舉業有求道之志求諸六經而得之即以興起斯文為

己任。神宗時權御史裏行。數召對。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所獻納必據經術。進王伯育賢等論。皆係教化之本。及王安石進用。顥見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疑其迂。遂以言不用。求補外。其學在於窮理盡性。正心脩身辨異端。闢邪說。以明聖人之道。及沒。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程顥之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

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
指宗時為崇政殿說書。當進講經筵。必宿齋
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其說常於文
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宰相文彥博呂
公著等入侍。聞其講說。退輒相與歎曰真侍
講也。一時文士多歸其門。順亦以天下自任。
論議褒貶無所顧避。遂與時忤而去。乃以廣
著述淑來學為事。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
傳之緒。學為諸儒之倡

司馬光七歲聞講春秋大愛之。自是手不釋書。年十五無書不通。由進士歷官于朝。嘗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召對之際必切切於開陳善道。又患歷代史書大繁。學者不能究。況於人主。因進通志。遂受命綜括舊史如左氏編年體。上起周威烈。下訖五代。志辯論其是非疑似爲書以進。神宗重之。親爲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張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猶未以為是又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西方學者皆宗之熙寧中用薦被召神宗問以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授崇文校書他日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求助於子何如載曰若與人為善孰敢不盡若教玉人追琢則人固有不能所言多不合晚居橫

渠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與學者議古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又著正蒙西銘諸書皆足以羽翼道學

邵雍於書無所不讀一日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嘗從學李之才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

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藴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程顥嘗與雍議論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胡安國入太學以朱長文靳裁之為師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

要典也。及為侍講受詔纂脩春秋傳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

朱熹。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其父韋齋聞河洛之學。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熹巳心知其說而力行之。故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

箴以自儆又筆之於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孝宗時除提點江西刑獄淳熙間台見有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可勿以言熹曰其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熹見浙東士習馳騖於外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功利大爲學者心術之害語門人曰今海內學術之弊有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真德秀理宗時累遷至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嘗入對。言三綱五常為扶植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又言人以一心而受衆攻。求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又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兹。皆足以害敬。帝皆嘉納。初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當世大

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迨德秀出獨慨然以
斯文為己任於聖人之經講習而服行之黨
禁既開而正學復明於天下後世者多德秀
之力也立朝謇謇講論切至
元許衡嗜學如飢渴然貧無書嘗於日者家見
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又得易王輔嗣
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
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
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

居蘇門與姚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故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至元二年。議事中書省。乃上䟽。有曰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

不中者蓋鮮矣。又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書奏凡五。帝嘉納之

廉希憲在中書。時方尊禮國師。世祖固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世祖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世祖乃罷遣之

高智耀。太宗嘗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憲宗即位。

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吳澄。學英宗時拜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用以追薦。詔澄為序。澄辭曰。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

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事遂寢澄早以斯文自任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白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

勸勵

漢張安世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

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才。擢尚書令

吳漢性強力。每從光武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三國蜀諸葛亮後主即位封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嘗自校簿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

晉陶侃大興初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侃勤於吏職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初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又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衆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唐。溫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

知無不言。太宗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閒逸。致夭生靈

李大亮。太宗時拜左衛大將軍。後兼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直必通宵假寐。帝勞之曰。當公宿直。我便安卧

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

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貴而服其博

宋曹彬拜樞密使彬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閤宴居不安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韓琦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閤請命而就決於卧内人或以其任勞事過多勉其畧於總劾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

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況可以委人乎後守鄉郡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琦曰。己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呂公著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

爲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

司馬光拜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元拜仕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

常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篤行

列國魯宓子賤孔子弟子既仕孔子見而問之曰自子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之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

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所得者三也

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衛季羔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

漢董仲舒景帝時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後相江都膠西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業。以脩學著書為事

嚴彭祖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意曲謹。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遂以太傅官

終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姦
邪盡知之。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
歲爲眞。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
語不及私。溫良廉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
譽於朝廷
東平王蒼。明帝詔問其處家何等最樂。王對
云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稱是腰腹。蒼美
鬚髯。腰帶圍八尺二寸。故云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初為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許劭少峻名節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劭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

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晉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為佐吏每飲酒有定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唐王義方性謇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而

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宋杜衍推奬後進知名當世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衍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所難而衍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

無得記述

趙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張戩初登進士第累遷御史裏行平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欲

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

范純仁為宰相平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䟽挨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

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

元。劉因。才器超邁、讀書不泥章句訓詁。務明聖賢大學之道。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皆有成就。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宰相以其學行薦于朝屢徵不起。世祖歎曰。古所謂不召之臣。殆斯人之徒歟。其見重當時若此

明敏

列國齊鄒忌以鼓瑟見宣王王善之拜以為相而齊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欲設辭難之乃相與見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敝羊皮何如忌曰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等曰方內而員釭（音工車轂內鐵也）何如忌曰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省負減吏使無擾民也髡等三稱忌三應之如響人美

其明敏也

三國蜀費禕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衆務煩猥。禕識過人。每省讀書記。粗舉目暫視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後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晉劉穆之為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

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唐姚崇玄宗時與盧懷慎同為相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陸贄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

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時吏簡札不暇同舍皆服其能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

吳湊為京兆尹初府中易湊貴戚予不便簿領每有疑獄待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倉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摘盡中其弊初無留意由是衆皆畏服湊精於裁遣如此

宋張齊賢真宗時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戚里時

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能決。臣請自治。帝俞之。齊賢坐府中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貲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

錢勰（音協）神宗朝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

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

言也

音闌逸

曰無有。𢢀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其

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楊霆知監利縣。時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未

上。微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荊湖

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

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霆曰。朝

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者。即對曰。某

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

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徳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

元王思誠至正初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斂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弊衣乘駿馬。非詐而

何衆服其明

五倫書卷之四十九